



天下无双

雨凉 著

俏妃妖娆

天
TIANXIA
WU SHUANG

这天下间，我只愿许你一世深情，
爱你入心，宠你入骨。

一次溺水，
天生聋哑的她变得能听会言，
目善于巧辩，聪颖机灵；

一次意外，

她突发善心救下受伤的他，
却不想从此被霸道的他纠缠。

腹黑霸道风华卓绝冷王爷

VS

聪慧无双刚柔并济妖娆小痞妃

潇湘书院顶级人气作家雨凉

精心打造绝世宠爱

一生一世一双人，精彩演绎一场

紧张刺激而不失宠溺欢脱的爱情大戏

随书赠送：唯美古风彩插+精美书签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悦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421 013410001110

天下无双

雨凉 著

这天下间，我只愿许你一世深情，
爱你入心，宠你入骨。

TIANXIA
WUSHUANG



第十一章
恢复正常

白心染一下子坐直了身体，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腰间——昨晚那女人在挣扎中用指甲划伤了她的肌肤。

听说今早血影拿着剪刀去帮那女人“剪指甲”了，就是不知道血影剪指甲的技术好不好，会不会剪到别人其他的东西？

抬头，见男人已经返回，正冷着脸站在榻边，她有些心虚地撇开视线。好吧，扮柔弱是有点可耻，大不了下次她不再扮就是了。

偃墨予坐在她身侧，伸出手将她抱到自己腿上，紧接着就要去脱她的衣服。

“干什么啊？”她赶紧拉住他的手。

“我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受伤。”男人眼底已经没有了怒气。

白心染默默，朝他露齿笑道：“其他地方还好，就是这手腕子酸痛酸痛的，你帮我揉揉就行了。”

偃墨予抿着薄唇，瞪了她一眼，还是轻柔地将她双手握住，细细地给她按捏起来，“为何不直接杀了她？外面那么多侍卫，难道你当他们是摆设不成？”

白心染抬头正色地看着他，“我这还不是担心你母亲过来找我麻烦。”顿了顿，她试探地问道：“你就不怕她找你说事？”若不是顾及邱氏现在是她名义上的婆婆，她昨晚早就下手了。

偃墨予俊脸黯沉，眼眸如幽潭般盛满了死水，“母亲居心叵测且别有用心，不是一两日之事。这些年，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因为她是她母亲。如今她似

乎越发按捺不住，想干涉、控制于我，我又何必再忍耐下去？”

这些年，母亲在承王府嚣张专制，他几乎都不怎么过问，但自从知道自己并非她亲生子之后，他就尤为火大。堂堂的承王府，居然会发生这种李代桃僵的事，说出去谁信？！她若不是别有居心，为何要假扮他亲娘在承王府以老夫人身份自居？她若不是别有居心，为何从他成年之后就不断地给他弄来这么些女人？

且她只知道给他找女人，却从来不过问子嗣之事，这是一个母亲应有的心态？不管这个所谓的母亲是何人所扮，不管她有何目的，如今的他只想尽快找到答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从那天发现邱氏还是老姑娘的秘密之后，这算是偃墨予第一次在白心染面前袒露心思。看着他神色间流露出来的沉痛，白心染皱起了眉，心情也百般复杂起来。

比起她这个没亲娘的人来说，貌似他这个有“亲娘”的人过得更不是滋味。不想看他难过下去，她反手将他大手握着，转移了话题，故作调侃地问道：“你真打算让我吃下别人的舌头？”让她玩那种东西倒好，让她吃……怎么想怎么恶心！

偃墨予敛回思绪，瞪了她一眼，“难道你还打算装下去？”

白心染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这样不是挺好的？”

“你还好意思说！”男人训斥的话随即而来，“你看看你把你自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堂堂承王妃居然让人随意欺负凌辱，你还好意思说‘挺好’？我给你宠爱，你就是这般作践自己来回报我的？”

听着他责骂的话，白心染沉默了起来。她知道他生气了。为了自己的事，他算是操心了不少，他是有资格生气的。

“行了，你别骂了，我不装，不装总成了吧？”为了这种事吵架，她觉得不值得。其实装与不装真的没什么好纠结的。她现在是承王妃，不是以前在茅山村里的那个聋哑姑，她现在生活在他的承王府，不是生活在没有亲情的白府。

他要她变强，她变强就是。以为她多喜欢在别人面前装疯卖傻？那还不是因为之前自己一个人没有靠山，所以才装聋作哑，想明哲保身罢了。

听到她的话，偃墨予神色这才缓和下来。抬起她的脸，让她看着自己的眼睛，“在这个世上，若是有人欺你、辱你，你不必隐忍，加倍奉还就是，别人对你不仁，你无须对人仁义。人生在世，活着就是要为自己争一口气，懂吗？从今以后，我不许你再委屈下去，更不许你再继续作践自己，知道不？”

白心染点点头，问了一句：“若是我打不过别人呢？”

“为夫会帮你！”

“你不怕为了我得罪人？”

她的话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小心谨慎，这让偃墨予心里越加不是滋味。她这是信不过他吗？怕他不能护她周全？

“笨蛋，你是我的妻，得罪你的人自然就是与我为敌的，我又何须怕得罪别人？”

他深邃的眼底闪过一丝心疼，抬手摸着她的脸，垂眸深深地凝视着她，“染儿，若是有一天我不再是堂堂的承王，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白心染愣了愣，送了他一个白眼，“你当我是嫌贫爱富的人？”

偃墨予想到什么，轻声笑道：“谁说不是？当初在茅山村，我若是身上没有银子，你还会救我？”

白心染撇撇嘴。她怎么感觉这男人有点像是在翻旧账？干咳了两声，扬了扬下巴，她说得一点都不心虚，“我这不是没见过那么多银子，所以才见钱眼开呗。”

“那我若是没银子，你是否还会救我？”

白心染想了想，“或许会，或许不会。”

“嗯？”偃墨予挑眉，饶有兴致地等着她解释。

看着男人近在咫尺的俊脸，她呵呵一笑，“或许我会看在你还有几分姿色的分上救下你，不过我也或许会嫌救人麻烦而随意挖个坑把你给埋了。”

“……”偃墨予的脸有些黑，目光阴恻恻的，将她放下，绷着俊脸就准备走。

白心染瞧出他不对劲，立马将他手腕抓住，难得好脾气地哄他道：“你生什么气嘛，我说的都是假设，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假设，就因为这些你就生气？我现在人都在这里了，还有什么比那些假设更重要？是不是你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来一次邂逅，看一看我们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结果？”

闻言，偃墨予黑着脸回头，“明知是假设，那你还说？”不把他气死她心里就不舒坦是不是？

白心染特别无辜，眨眼，“是你先假设的。我不过就是顺着你的假设而假设下去，难道这也有错？”

她的话就似绕口令一样，听到偃墨予耳中，他有些哭笑不得。难道还是他假设错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决定不跟这个女人一般见识。就她那看似大方实则小心眼的性子，他不惹她总行了吧！

自从白心染在承王府开始正大光明地说话之后，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就多了一个人——承王妃。

外面到底怎么评论、谣传的，身在承王府的白心染没那个心思去关注。她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老夫人邱氏的兴师问罪。

坐在厅堂的高位上，邱氏看着那犹如脱胎换骨的女人，冷厉的目光中有着愤怒，有着探究，也有着不可置信。难道一个哑巴喝下别人舌头熬的汤后，真的能开口说话？

几十岁的人了，邱氏见识也不算少，这种诡异的事自然是不信的。可是这些事偏偏是从自己儿子嘴里说出来，也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又如何能不信？

“母亲一大早就过来，不知道是为了何事？”看着邱氏复杂且极为不友善的目光落在白心染身上，偃墨予不着痕迹地将白心染拉到身侧。

他如此袒护白心染的动作，让邱氏心口的怒火险些就要燃烧起来。冷着脸，她严肃地对着偃墨予问道：“到底出了何事？为何要将丽容舌头割去？她可是你的女人，你怎么就能如此狠心？”

偃墨予并未理睬，而是给血影使了个眼色。血影欲上前将白心染带走，邱氏眼尖地发现，顿时对着她冷声喝道：“站住！你这不分尊卑的奴才，难道当我死了不成？！”

她没让人离开，这狗奴才居然擅自做主想将那白氏带走，不把她这承王府当家主母当一回事，真是可恶可恨！

血影掀了掀眼皮，眼底寒光闪过，迎着邱氏的怒火，冷冰冰地说道：“老夫人，血影只听令于皇上和王爷，你虽贵为承王府的老夫人，可你无权干涉血影想做的事。”

邱氏从早上起来听到丽容被割舌的消息后就尤为愤怒，此刻，血影漠视她、挑衅她的态度让她原本压抑的愤怒彻底爆发出来。砰的一声，她拍桌而起，指着血影朝偃墨予斥道：“予儿，这就是你院子里的丫鬟？如此狂傲不羁、尊卑不分，为何不将她撵出承王府？”

偃墨予紧紧地抿着薄唇，墨黑的眼底幽冷得让人看不出任何情绪。沉默片刻，他目光冷厉地看向邱氏，“母亲，血影乃是皇上所赐。若是母亲对血影有何不满，大可进宫求皇上收回赐令。”

“你！”邱氏怒目圆瞪。儿子的话虽说在理，可分明是在偏袒那贱奴。她若能够让皇上收回赐令，她早就进宫了，又何须一次又一次受这个贱奴的气？这个叫血影的，注定是她能恨却不敢动的人！

深吸一口气，她转向一直低头沉默的白心染身上，目光犀利如剑。她走过去，突然伸手掐住了白心染的下巴，将其脸抬了起来，冷声问道：“不是说能开口了吗？怎的不说话？你倒是说几句话让我听听啊？看这饮过舌汤的人是如何开口的？”

“母亲！”偃墨予敛紧双目，因为邱氏的动作让他周身瞬间布上了一层冷冽的寒气。在邱氏反应不及之时，他将白心染从她手中解救了出来，锁在了自己怀里。

黑眸冷冽地看向邱氏，此刻的他，眼底连疏离都没有，只有着浓浓的厌恶，“染儿有幸摆脱残疾，是本王的主张，也是本王为她寻到得道高人。那丽容趁本王不在府中之时，欲加害染儿，如此阴险之人，本王索性取了她的舌头为染儿做药引子，难道这不应该？如今染儿恢复如常人，母亲作为婆母，非但不为染儿感到高兴，还言辞犀利，无端挖苦自己儿媳，母亲，这是你身为母应有的德行？”

“放肆！”邱氏铁青着脸，浑身都开始发抖，毫不客气地指着白心染对偃墨予厉声斥道：“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你无端造孽、残害自己的妾室，我不过询问几句，你竟然如此对我出言不敬，你可知你此刻是有多大逆不道？”

偃墨予双手攥得紧紧的，圈在白心染肩膀上的手臂都隐隐颤抖。白心染抬头看着他。他双目紧闭，但额角上的青筋却是一凸一凸尤为吓人。就连从他胸膛里散发出来的气息，似乎都带上一丝寒意。

一抹心疼划过心间。这个男人，摊上这样的假妈，他该是有多憋屈啊！

她曾经的隐忍，那是因为那些所谓的亲人将她抛弃，她没有必要再与他们周旋。可是他呢，面前这个疾言厉色的女人霸占着他母亲的身份，做着他的母亲，却干着恶人才会干的事，就因为这么一个母亲的身份，让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所有的情绪。

清澈的眼眸浮出一丝冷色，她将男人的身体推开，自己走到邱氏面前，红唇轻笑，讥讽地将邱氏从头到脚打量起来。

对于突然转变的白心染，邱氏尤为不习惯。眼前年轻的女人，清丽脱俗，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丝痴傻的影子，就似换了一个人出现在她面前。那双眼明亮动人，哪里还有半分傻气？她实在没法把以前那个连走路似乎都要跌倒的废物和眼前这个清秀俏丽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婆婆，儿媳有几句话想对你说。”无视邱氏的打量，白心染笑着靠近她。

那清脆如玉珠落地般动听的嗓音让邱氏愣了愣，只是当白心染红唇贴近她耳朵说完几句话之后，邱氏的脸突然间大变，如同见到厉鬼一样，脸上忽青忽白，一双瞳孔骤缩，比鬼还吓人，指着白心染的手也抖得不成样子。

“你……你……你……”她颜面失去正常的血色，连说话声都在颤抖。

白心染抿唇笑了笑，用着比黄莺还清脆的嗓音朝邱氏说道：“母亲，你脸上失血过多，白得就快成死人了，哎哟，你还是赶紧回你的窝里蹲着去吧，别跑出来了。瞧瞧你现在的样子，要是无端把别人给吓死了，估计你比王爷造的孽更深。”挑着眉梢，

她朝边上的男仆招了招手，“你们赶紧过来，把老夫人给送回梨院去。”

邱氏带来的丫鬟站在不远处，见白心染竟然吩咐男子去搀扶邱氏，个个顿时也被吓青了脸，赶紧上前将浑身颤抖还处于惊悚中的邱氏给左右搀扶住，往大门外走。

邱氏原本是来兴师问罪的，结果两刻钟不到的时间，就如同被鬼吸干了阳气一般，脸色青白、浑身发抖地由丫鬟护送回了梨院，且一回去就大病了一场。

厅堂里，看着邱氏离去的背影，白心染眼中凝聚起浓浓的冷意。这个老姑婆，你不想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看咱们到底谁最不好过！

“你与她说了什么？”突然，腰间缠上熟悉的铁臂，男人低沉的嗓音在她耳边响起。

那一个“她”字，让白心染笑了。看来，这个男人也是下了某些决心了。

血影知道他俩要说话，将四处的下人都撵了出去，自己也默默地退出了厅堂。

待人都走完了，白心染才转过身，得意地看着偃墨予，“其实也没说什么，我就对她说了，‘若是你再如此闹下去，我就把你还是处女的事告诉王爷，信不信王爷立马就让人来给你验身？’”她摊摊手，耸耸肩，“就这样而已。”

偃墨予抿着薄唇，只感觉额头上一片黑。将女人禁锢在胸前，他下巴摩挲着她头顶，久久的，一句话都没说。

“你会不会怪我说了那些话？”白心染摸不准他到底在想什么，只能主动问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应该将秘密揭穿？”

在她头顶上方，偃墨予摇头，嗓音被他压得很低，“我也想早日知道真相。”

他不怪她。他也很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日子，他尽量忽视梨院中的人，甚至故意不去提那女人。他知道，其实他也一直在逃避。他想知道真相的同时，又怕真相背后有什么让他更加无法接受的事。可那个女人对染儿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再没法逃避了。他发誓，他定要好好调查邱氏！

想到什么，他摸着白心染的脸，眼底溢满了心疼，“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得小心谨慎些，知道吗？”

白心染一脸严肃地点头，“我知道。”

邱氏的秘密被她揭了出来。她没有当众揭穿，那就是想要邱氏自己上钩。若是邱氏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养母并非亲母，向他们主动坦白，那他们可以相信邱氏的为人，毕竟她虽不是亲妈，但养育之恩却是实实在在的。那他们也会以对待养母的态度来对待她。

相反，若是邱氏不承认养母的身份，非要以亲娘的身份自居，那其中肯定就存

在着猫腻。而这个猫腻，或许会给他们夫妻俩带来危险。特别是她，兴许还会惨遭别人杀人灭口！可是不冒此危险，又怎么能知道这个邱氏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她到底安了什么心？

大学士府里，听着丫鬟的禀报，贺兰氏一脸的不信，瞪大老眼看着贴身丫鬟，“什么？你说那孽畜变好了？”

都说承王要寻得道高人为那孽畜祛除聋哑病疾，但他们可从来不相信那孽畜会有被治好的一天，毕竟当年可是找了许多大夫为那孽畜看过，确定那孽畜是生来就有的毛病，怎么可能时隔近二十年还能治好呢？他们白府暗中悬赏寻找得道高人，可从来没想过是要去医治那个孽畜的，他们只是想比季家快一步讨得承王好感，让季家断了接近承王府的路子。没想到那孽畜居然真的被医治好了。这简直就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丫鬟见贺兰氏不信，于是赶紧将自己知道的一股脑说了出来。“太夫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承王妃真的恢复正常了。现在京城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事呢。”

贺兰氏站起身，皱着眉头忍不住喃喃自语：“她当真恢复了正常？”想到什么，她又突然问道：“这事老爷知道了吗？”

丫鬟点头，“老爷和夫人都知道了，老爷还说，明日就要去承王府见一见承王妃呢。”

贺兰氏赶紧说道：“你去告诉老爷，明日一早我随他一同去承王府。”

她倒要看看这个孽畜到底变成什么样了？真的如常人一般吗？那如果真是这样，自己以前对她所做的事，她是否会怀恨在心？不行不行，她必须得亲自去看一看！

而在季家，季家太夫人同样震惊不已。

居然有人将那废物给治好了。既如此，她是不是可以直接找那废物了？

好在这些年来，他们季家跟那废物没多少关系，不存在伤害、得罪她。想必只要她这个外祖母一开口，那废物应该会帮他们的忙，去向承王求助，救出她孙儿的。再怎么说明，被关在大牢中的人是她表哥，她若不帮岂不是太说不过去？！

“小眉，下去准备准备，明日我们去承王府一趟。”

翌日，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地停在承王府大门外。

白翰轻扶着贺兰氏从马车上下来，向守大门的侍卫递了帖子。那几名侍卫看了帖子，见是当朝的一品大学士，也不怠慢，赶紧让人去主院通报。

没多久，去通报的人出来，领着白翰轻和贺兰氏朝主院去了。

季老太婆在马车上看着那对母子走进承王府后，才让丫鬟扶着下马车。

来了好几次，见今日的侍卫全都是陌生的面孔，她只好上前重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可这一次，几名带刀的侍卫非但没因为她是承王妃的外祖母而恭敬相待，就连进府帮忙通报都没有。

“这位老夫人，你还是请回吧。王爷有令，王妃身子抱恙，不见任何人。”一名侍卫严肃冷漠地说道。

季老太婆哪可能就此离去？而且她刚刚还看着白家那对母子进去的，凭什么呢能进，她就不能进了？

“这位差爷，请你行个方便，老婆子我乃是你们王妃的外祖母，前来见她是有要事的，就请你帮忙传个话吧。”放下身段，她有些讨好地朝侍卫说道。

可惜几名侍卫都无动于衷，“你还是请回吧，王爷早就下过令，王妃暂不见任何人。”

季老太婆有些不爽了，指着承王府内，“那他们为何能进去？”

侍卫正色地回道：“白大人是来见王爷的，并非见王妃的。”

“那我也要见你们王爷！”

听到她霸道的语气，侍卫的脸有些冷，“白大人乃当朝一品大学士，见王爷定是有要事相商，且他递了拜帖，王爷也同意见他，我们自然不会阻拦他进府。但你就不同，你贸然求见王爷，一没拜帖，二不说清求见我们王爷是为何事，我们自然不会让你进去。劝你还是赶紧离去，莫要让我们出手撵人。”

见侍卫如此冷漠，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季老太婆不免有些怒了。

“你们实在是太无理了！我乃你们承王妃的外祖母，就连你们王爷见了我也得唤我一声外祖母，可是你们却如此对待我，难道就不怕承王殿下知道后将你们痛打一顿？”

见面前的老太婆突然发怒指骂，几名侍卫冷着脸相视一眼，随即站得笔直，看都不再看她一眼。

见状，季老太婆心里更是不爽，正想上前却被丫鬟暗地里拉住了。

“太夫人，我们还是明日再来吧。想必承王殿下就算让我们进去也没空接见我们。”丫鬟很认真地说道。

季老太婆想了想。也对！方才白家那对母子才进去，承王不一定有空接待她。更何况，她一点都不想和那对母子坐在一起。如今孙儿有难，若是被白家那老太婆

知道，定会趁机奚落羞辱她。既如此，她又何必进去找不自在？

“那好，我们就先回去。明日再来。”

承王府主院大厅里，白翰轻和偃墨予寒暄了几句，就问道：“承王，听说染儿聋哑之症已被高人治愈，不知此事可真？”

坐在主位上，偃墨予墨眼幽深，表情平淡，让人看不出喜乐，但自那矜贵之躯上散发出来的冷冽之气，却极具压迫感，以至于贺兰氏在此坐了多时，都未敢随意出声。

“岳父大人，实不相瞒，染儿的确摆脱了聋哑之症，已恢复如常人。”

白翰轻闻言，显得有些激动，“那她人呢？我们可否去见一见她？”

偃墨予抬手示意他少安毋躁，丰眉轻蹙，有些严肃地说道：“岳父大人，本王知您是爱女心切，可眼下染儿不方便见你们。”

“为何？”白翰轻不解。

“虽有高人治愈了染儿的聋哑之症，可如今的染儿却犹如新生，已记不起任何人了。”

白翰轻猛地睁大眼，“你是说染儿她……”

“她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却忘了所有的人。”

这个消息一出，就连一旁静坐的贺兰氏都很震惊。那孽畜居然失忆了？

看着明显不信的白家母子俩，偃墨予不着痕迹地勾了勾唇，冷笑一瞬而过。

白翰轻神色复杂，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承认，这个废女他从未喜欢过，也并未放在心里过，可如今听到她恢复了健康，终于如常人一般能听会说了，他心里还是有些欣慰的。

只是……她怎么能失忆呢？她若是失忆了，那和她又聋又哑的时候又有何区别？不都一样不能为他所用？

“岳父大人。”一道低沉的嗓音将白翰轻从自己的思绪中拉回来，他抬头朝主位上的男人望去。

“不如这样，本王就让人去将染儿带过来，让她同你们见上一见，看她是否能认得出你们。”

闻言，白翰轻赶紧点头，面色带着几分沉痛，“我们今日来，正是想见一见染儿，如今听承王这么一说，我们心中更是心疼不已，只希望染儿见过我们之后，能想起我们，而不是与我们形同陌路，毕竟我们是染儿最亲近的家人。”

偃墨予侧目，朝身后的殷杜递去一眼，“去通知血影，让她陪同王妃过来。”

殷杜应声退下，离开大厅时，脸上忍不住激动起来。到现在为止，他都还没听过王妃说话呢，也不知道王妃说话的声音是像黄莺一般动听还是像公鸭叫唤般的难听。

厅堂里，许是某个男人在场，白翰轻和贺兰氏也没露出什么焦急不耐之色，而是极有耐心地等待起来。其实在他们心中，白心染也就那副样子。以前像是废物一样，如今虽然恢复了健康，却又失忆了，这样的一个人能有多大变化？

他们今日前来，最主要的就是想亲自证实谣传的真实性罢了。至于其他的，他们暂时还真没想那么多。只是当一袭鹅黄的身影翩然进入厅堂的时候，白翰轻和贺兰氏才觉得他们似乎把某些事想得太过简单了——

进门的女子，身姿纤瘦，步伐轻缈，墨发美髻，金簪步摇，锦衫罗裙，端的轻缈婀娜，行得俏丽无双，从头到脚，无不精致玲珑。再看女子的容貌，蛾眉杏眼，粉腮嫩肌，小脸虽瘦削，却处处生动而明媚。女子从白翰轻和贺兰氏身前走过，连侧目都没有过，如蝶般的身影径直走向了主位上那冷峻的男人。

“王爷，这么急着找我来，到底有何事啊？”女人清脆嘹亮的声音在厅堂里响起。

白翰轻和贺兰氏这才回过神来，两人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瞬不瞬地落在那上方女子的背影上，说不震惊那是假的。二十年了，第一次听到对方说话，而且说得如此顺溜，能不震惊吗？

白心染走近偃墨予，扬着嘴角与他对视，那眼底清晰的狡黠和得意只有偃墨予才看得见。

因她的出现，男人冷峻的俊脸逐渐柔和了起来，手臂自然而然地圈上了女人纤腰，低声轻道：“你这几日都未曾出过房门，怕你嫌闷，就让你出来走走，顺便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

白心染很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说的还真比唱的还好听，她早就闷坏了，这会儿才说放她出来，就算做戏也不带这么假的！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她手放在他手臂上，手指掐了下去。

偃墨予嘴角微微一抽。指甲又长了！他将她的小手抓住，握在手掌之中，报复性地挠起她的手心。她要他痛，他就要她痒。

两人暗地里玩得不亦乐乎，似乎忘记了在不远之处还有两道直勾勾的视线。直到被他反骚扰得招架不住，白心染才决定不跟这个不要脸的男人玩下去了。

她转过头，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在白翰轻和贺兰氏身上各打量了一遍，然后一

脸好奇地问偃墨予道：“王爷，这两位是谁啊？你叫我来，怎么都不告诉我这里有客人呢？”

前面一句话让白翰轻和贺兰氏都傻愣了。看着白心染清澈无辜的眼眸，分明就没他们的影子。母子俩相视了一眼，都想从彼此眼中找到答案。难道真的失忆了？

后面一句话不仅让偃墨予险些失笑，就连在门口站岗的殷杜都开始抖起了肩膀，闷闷地低笑起来。王妃看似好了，但这脑子好像还没好彻底，她竟然现在才发现这里有客人。不过当收到一旁血影射过来的冷眼时，殷杜立刻挺直了腰板，干咳一声将视线转向别处。现在王妃能听得见了，血影这个死女人看着就很阴险，可别被她抓到小辫子去王妃那里嚼舌根才是，否则以王爷心疼王妃的劲儿，估计自己会遭罪。

偃墨予抿了抿薄唇，抬头时，目光清冷地看向白翰轻和贺兰氏，对白心染缓声说道：“这位大学士府的白大人乃是你的父亲，这位太夫人乃是你的祖母。你认真看看，可想得起他们？”

白心染一脸的诧异，“我还有父亲和祖母啊？”她顿了顿，看似随意地说了句：“我还以为他们都死了呢。”

白翰轻尴尬，“……”

贺兰氏黑脸，“……”

偃墨予似纠正地对她摇头，“他们还活着。”

“还活着啊？”白心染张大嘴巴，尾音拖得有些长，好似人家活着她不乐意一般。

偃墨予余光偷偷地扫了一眼下首很是尴尬的母子俩，在白心染手掌心继续挠她痒痒。

如果有一天，他的女人要把别人给活活气死，他一点都不会怀疑她的能力。

“染儿？”白翰轻站起身，对着白心染的后脑勺唤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我是爹爹，你还记得吗？”

白心染回头，认真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摇头，“不记得。”然后，又转过头，朝偃墨予嘟嘴，“王爷，我记得我是在山里长大的，什么时候有了爹的？”

听她那话，就跟先有她再有爹一样。白翰轻顿时老脸忽青忽白，心中莫名地有了怒气，可是因为心虚，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尴尬地看着白心染的后背。

偃墨予将脸移向一侧，嘴角抽了抽，才回头严肃认真地问道：“染儿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白心染果断地摇头，“真的没一点印象。”她回头看着白翰轻难看的表情，撇嘴，“王爷，你说他是我爹，怎么当爹的长这副模样啊？是不是要吃人的？”

咳咳咳……偃墨予肩膀颤抖了两下，手臂将女人搂紧，让她的脑袋搁在自己肩膀上，用她的发髻掩饰住自己的表情，温和地说道：“染儿，不可胡说，爹娘都是给予你生命的人，你怎么能忘记自己的爹呢？”

白心染坚定地回道：“可我在山中长大，真没见过自己的爹，而且，你说他是我爹，我怎么感觉他像是来讨债的？这么凶狠的爹，我才不要呢。”

“放肆！”贺兰氏在一旁早就忍不下去了。她儿子怎么说也是堂堂的一品大学士，被外人品论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被自己的女儿品论，甚至言辞讥讽，这还有天理吗？

这孽畜没痊愈之前走到哪就将灾难带到哪，名副其实的克星、灾祸。如今她痊愈了，能听会说了，她原本还想着只要她心里有他们白家，那她就原谅她，对她以前的事就既往不咎，承认她是白家的种。哪知道这孽畜旧病好了，新病更加让人气恨。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

“母亲！”一听贺兰氏的斥责声，白翰轻最先反应过来，赶紧将她唤住。他知道母亲在气什么，他又何尝不气愤？可是这里毕竟不是白府，不可能让母亲肆意发怒，更何况现在的承王妃、他的女儿已经不记得他们了，他又如何能把气撒在一个失忆的人身上？

贺兰氏心里那是真心发狠，压根就忘了他们所处的地方，看着白心染的背影，那是恨不得用双眼瞪几个窟窿出来才解气，“翰轻，你看看她，说的都是什么混账话？天下间哪有不认爹娘的子女？她非但不认你这个爹，还如此出言挖苦你，这是何道理？”

白翰轻紧紧地抿着唇不说话。

偃墨予半眯起了双眼，冷冽的视线射向贺兰氏满脸皱纹且凶神恶煞的老脸。只不过还未等他开口，白心染先一步从他腿上离开，面色从容地走向了贺兰氏。

“这位老婆婆，你是在指责我吗？”

贺兰氏狠狠地瞪着老眼，特别是白心染脸上那抹笑容，淡然、随性、不羁的笑容，刺得她老眼发疼，恨不得伸出手将那笑容给撕扯下来，看这孽畜还敢不敢对他们无礼。

白心染迎视着她，偏了偏头，左看看右看看，看完了，她突然摸了摸下巴，很正经地说道：“老人家，气性别这么大，这要气出个好歹，我去哪找一把老骨头赔你？看你这穿着，也不像无知村妇，怎么能跟泼妇一样指着别人就乱吼乱叫？丢了教养不说，自个儿还被气个半死，多不划算，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跑到承王府来撒气，这要是气出毛病了，你会不会讹上我们王爷啊？”

“扑哧——”站在门口的殷柱首先没忍住，当场喷了出来，心里猛叹，这当真

是他们的王妃？

他无比诧异看了看白心染，随即又看向高位上的男人，见自家爷手握拳放在唇边，明显是在极力掩饰什么，甚至连眼角都带上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笑意，顿时就有些不解了。爷这样子，感觉好像很习惯似的？爷应该感到震惊才对啊！

血影也回了头，只不过表情没殷杜这么夸张，冷硬的嘴角却是忍不住抽了抽。

被白心染讽刺暗骂了一通的贺兰氏，整张脸都快变形了，那老脸上的褶皱都一抖一抖的，仿佛随时都会从脸上抖下来一般，瞪着双眼，指着白心染，“你……你……你……”

白心染勾了勾唇，见她半天都“你”不出来，好心地帮她接上话，“我什么？是不是我很大逆不道？是不是我目无尊长？是不是我该受天谴遭天打雷劈？”顿了顿，她微微皱眉，“拜托！老人家，我压根不认识你，你一开口就骂我，我又没在你家锅里抓饭吃，我凭什么受你指骂？再说这地方是我夫君的，你一个外人跑到承王府来又骂又嚷的，怎么，是打算来踢馆的？”

贺兰氏铁青着脸，只觉得一股血液涌上大脑，突然往后踉跄了一步，眼看着有些摇晃的身子就要往地上栽去——

“母亲！”白翰轻反应极快地跑过去，将贺兰氏搀扶住。而白心染非但没上去搭把手，反而快速地往后退了几步。

白翰轻因为担心贺兰氏身体，见白心染非但不帮忙，还站得远远的，顿时也忍不住气道：“还不快过来扶着你祖母！”

白心染动都没动，皱着眉头，问得格外认真：“你们确定只是要我帮忙，而不是想讹诈我？这里可是有众多眼睛看着的，她可是自己要倒的，我可没碰她一丝一毫。”

此刻，不光贺兰氏气得想吐血，就连白翰轻也气得想吐血了。这、这、这真的是他的女儿吗？为何这一转变，不单单能说话了，且口齿伶俐、言语毒辣，让人不仅震惊，更有种无法接受的感觉。这样的女儿，还不如以前的那个废物好！

“血影，”偃墨予突然出声，朝门口的血影淡声唤道：“将老夫人带去厢房，速去请大夫前来。”自家女人说了这么多，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不能让这老太婆出事，要是讹上他承王府怎么办？他承王府养什么都可以，唯独不养老毒物！

血影应声，面无表情地正要上前。

“不必了。”白翰轻冷声拒绝，看向主位上的男人，“王爷，叨扰了这么久，还请王爷见谅，下官这就告辞了。”

偃墨予抿了抿唇，起身，走到白翰轻面前，“岳父大人，今日之事，还请岳父大人莫要见怪。我先前已说过，如今的染儿记不得任何人，甚至心性大变，若有失礼顶撞之处，还请岳父大人多多包涵，莫要与她一般见识。”

许是他出口的自称，让白翰轻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王爷，老夫自觉对染儿有愧，多年并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老夫不求别的，只希望以后能多与染儿相处，让她尽早熟悉我们，这样也许就不会再出现今日的尴尬场面了。”

偃墨予目光微敛，点了点头，“岳父大人这番要求并不为过，以后若是想染儿了，岳父大人可以随时到承王府来探望染儿。”

只要你等不怕被气死，承王府的大门随时都为你们打开着……

临走前，白翰轻看了一眼那个明明惹了事却把自己置身事外的女人，眼底有许多复杂的情绪。之后，他收回视线，扶着贺兰氏告辞，由殷杜在前面引路，直接出了承王府。

等到客人走后，血影自动为两人清场，将候在厅里的下人都撵了出去。

白心染坐到主位上，就着偃墨予先前喝过的茶杯，将杯里的茶水一口饮尽。话说多了，嗓子遭罪啊！

看着女人的动作，偃墨予薄唇微勾，脸上不见冷硬之色，深邃的眼底更是染着笑意。

“看着我做什么？”白心染白了他一眼，撇嘴问道。

偃墨予抿唇不语。他喜欢这样看着她。

“我发现你这几天都好空闲，怎么都不忙了呢？”

“太子遇袭，现在东宫养伤，皇上怀疑是有人蓄意谋害太子，故而让朝中皇子和几位重臣都留守于各自府中，等候调查。”

“所以……”白心染挑眉。

“所以为夫难得有空闲之时，应该好好陪你。”他勾着嘴角，说得极具深意。至于怎么陪法，也就只有白心染自己清楚了。

白心染恶寒之后，正色看着他，“这么说皇上也怀疑你是嫌疑人了？”亏他还能讲得如此云淡风轻，若是别人，这会儿怕是早就坐立难安了，哪像他，居然一点也不紧张。好在她无意间问了，要是不问，他怕是什么都不会跟她说吧？

偃墨予点了点头，算是承认被定为嫌疑人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紧给我说说。”白心染催促道。

偃墨予突然走过去，轻笑着刮上了她的鼻尖，“怎么，以为太子受袭之事是我

做的？”

白心染下意识地点头，“你没作案的时间。”前几日，她在卧榻休息，这男人白天晚上都在房里陪着她，连处理公务都未曾离开，他哪有可能去犯案？

偃墨予只是勾唇笑了笑。

白心染看他这般云淡风轻的样子，本来该放心的，可是出于直觉，加之以前接触过太多刑事案件的缘故，她非但没一点放心，反而拧紧了秀眉，问道：“可是有人将矛头指向了你？”她信他，那是因为她能为他做不在场的证人。可她信，不代表别人就信啊！他现在算是停职调查，说明他已经被人怀疑上了。

偃墨予依旧轻笑着，“无须替我担心。”

白心染瞪眼，“你说得倒是轻松！”顿了顿，她突然问道：“对了，血影不是皇上的人吗？你为何不让她替你作证，证明你没作案，皇上应该会相信她才对。”

闻言，偃墨予摇头，“我的事血影也并非全都知晓。”

白心染皱眉，“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还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看着她替自己紧张的样子，偃墨予心中很是满意。这女人终于知道在乎他了。

见他依旧云淡风轻，甚至和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状态中，白心染忍不住抓住他的衣襟直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啊！急死人了，你认为这样好玩？”

说完，她丢开他，气得站起身就要走，突然又被拉了回去。

“血影只是负责我的安危，她并非我的侍卫，有些事自然是她不知晓的。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皇上才不会相信她的证词。”见她没了耐心，偃墨予也不敢再有所隐瞒，将事情都解释清楚。

白心染冷静了下来，看着他问道：“那皇上为何要怀疑你？难道是发现了什么与你有关的疑点？”

这时，偃墨予神色才开始冷肃起来，“据太子口述，那刺客供出自己是我的人。”

到此，白心染才觉得自己还好没被他给糊弄过去。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忍着不说。平日里他再闲，也都会找些事做，可这两日，他不上早朝、不去书房、不看奏折，闲适得让她都快看不下去了。准确地说应该是他这种状态让她觉得不习惯，所以才会问他。

听着他的话，白心染鄙视道：“那刺客可真没节操，被人一问就什么都招了？”

偃墨予闷闷地笑了笑。

白心染白了他一眼，“那个刺客呢，死了还是被抓了？”

“死了。”